

96.9.27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

移民泪

美国·吴崇兰



移民泪

陈冠中小说

陈冠中作品系列

11

11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

移民泪

美国·吴崇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吴崇兰，1924 年生，江苏宜兴人。旅美资深作家。
辛勤笔耕四十载，出版著述 20 余部。包括长、中、短篇
小说、散文、传记、游记等。

致读者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航空交通发达,国际间来往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或留学、或经商、或移民,更有不少人在当地落叶生根。华人文化因此遍布世界各地,而华文文学创作也日益蓬勃,其中已涌现不少具有相当成就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他们的作品或在当地的华文报刊发表,或在中國大陸、台湾和港澳出版。自八十年代以来,华文文学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现象。

有鉴于此,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四海》编辑部的策划下,我们编选出版这套《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以便向读者提供各地当代华文创作的精品。作者为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作品包括小说、诗和散文。精品者,当以质精为上品;每部选集除正文外,有作者自序、照片、小传、主要著作目录,以及由专家撰写的评介文章,阐发作品的风格特色和作者的文学成就。

这套《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将陆续出版,以充分展现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水平和姿采风貌。我们希望这套精品库对于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能有一定的贡献。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编委会

1993年5月

目 录

序言	吴崇兰	1
露丝的烦恼		5
流水情		18
恋之火		30
雷斯之死		87
移民泪		108
害群之马		120
买花的误会		127
老朋友		141
心结		156
搭桥		175
美国月亮		198
将军		212
孝顺子		223
漫谈写作之路		233
写尽人生百态沧海桑田	美国 程岗	241
著作目录		244

序 言

吴崇兰

我常常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不特受小环境的影响，亦受大环境的影响。

小环境者，作者的资质学识，家庭背景，生活经验……等等。大环境则指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世局……等等。此所以近百年来，革命文学、爱的文学、抗战文学，忧患文学、畸恋、推理、历史言情、武侠、科幻、灵异、寻根、探亲……种种的文学产品，莫不受环境之影响。

我出生在大陆，在大陆求学，后来生活在台湾一十六年，落脚在美国至今三十多年，我对三十多年以前的台湾，三十多年中的美国，冷眼观看，有不少的感想。我将许多的事事物物串连起来，写成了一个一个小故事。它们是真实的，但也是艺术的。

今日的美国，在美国以外的国人看来；就像当年马哥索罗看中国一样。觉得美国是一个遍地金元的富庶国家。人人都想来美国，仿佛只要到了美国，金元就可俯拾即得。所以正式的移民外，又有偷渡的人蛇。大家争先恐后的想到

美国。其实这皆源于中间的误差。

当初马哥索罗在中国的京都居住，他所接触到的，无非都是达官贵人，或中产阶级人士。未尝能深入民间，看到乡村小城角角落落受苦受难、挨饿挨冻的老百姓。所以他回到他的故国意大利，遂有黄金中国的观念。今日的美国，一样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三餐不济的贫民窟。寒冬来时，也一样有无衣御寒的冻死骨。只是移民来美的国人，秉着中国一向的习俗，离家的人，总是报喜不报忧。探亲的人，总希望衣锦还乡，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愿打肿脸皮充胖子，所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一切，都要到了美国，才知道要想立住脚根，抵达小康，必须走过漫长一段艰难困苦、挣扎奋斗的路程，甚至为下一代牺牲一生。而中间，也有许多不幸的，从此沉沦，或者夭折毁灭。如有的因种族歧视，愤而杀人自杀；有的因言语不通，竟被拖入疯人院关了三十年，遇到一位华人到疯人院访问才被获释。有的因忙于求生工作，疏于照顾孩子、致令孩子走入歧途……

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令我们无法了解，无可奈何的事情：如人命有时无价，有时如草芥。一个人如果在机关里意外受伤，有时可得终其一生做牛做马，不吃不喝都无法赚到的千万赔偿金。有时则白白丢了一命，凶手却可公然逍遥法外。或则判几年有期徒刑，过几年又重获自由，即令判了无期徒刑，也总是活着，反而得由纳税人来养他一辈子。如前些年一个拿枪射杀十多个无辜路人的人，却以神经病收监。去岁万圣节，一位十七岁的日本留学生去参加一个派对，因为走错人家敲错门，竟被户主开

枪射杀，户主却被判无罪。今年一位十多岁的男孩被人绑架勒索，凶徒为警方抓获，却只面临十至三十二年的有期徒刑（尚未判决）。又如一个农夫，发现他农庄的田禾遭践踏，家畜常失踪，某夜他闻得鸡飞狗叫的声音，起来巡查，发现一只大熊扑向他来，他为了自卫，开枪将熊打死，却因此吃上了官司。因为保护动物协会说：熊是被列入保护动物内的，他不应该将它打死。在这儿，我们看到人命竟连动物也不如了。

.....

这种种，种种，只要打开报纸，都会发现到。并不算我故意举出来的突显新闻。这显示出美国的人权与法律，都有商榷之地。民主、自由的滥用与执著，都会形成损害与不公。

这一本《移民泪》，包括《移民泪》，《美国月亮》，《心结》，《将军》，《害群之马》，《老朋友》，《流水情》，《搭桥》，《孝顺子》……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这里边，有移民的故事，有美国人的故事，有爱情的故事，也有有关亲情、友情、乡情、人情世故的故事。……

在这乡情、亲情、爱情、友情逐渐淡薄的年代，我呼唤着爱，也呼唤着情。我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够充分的了解美国，认识美国。

同时，我也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些交织的爱与恨，猜疑与误解的人情世故的故事中，撷取教训，得到启示，摒弃人性中贪婪、妒忌、自私、幸灾乐祸……的劣根性，发扬我国国人固有的美德，见贤思齐，见恶为戒。保留一颗善良的中国心。

我是一个安分平凡的人，从来不敢怀有非份之想，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露丝的烦恼

露丝是一位朋友抱给我们的一只狗。刚来时，它才出生一个礼拜，软软的，胖胖的，一身黄毛夹几块小白点，两只大耳朵披下来，像挂着两张南瓜叶。项颈上挂一个小铃铛，走起路来一步一响，尾巴摇呀摇的，倒也蛮好玩。

我和杰琪已经结婚十多年，刚结婚的头二年，我们因为都是大学毕业出来不久的毛头，经济上既没有基础，又还要继续求深造，所以并不希望马上有孩子。等到得到了博士学位，有了份安定的好工作，经济也宽裕了的时候，孩子却在眼巴巴中渺无消息。

一年一年过去，巴望孩子的心，在一年年的失望中逐渐淡了下来。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有孩子时，我们也就认了命。

没有孩子，在这个年代，本来就不算一回什么事。有孩子固然好，但是也有有孩子的烦恼。生他，育他，教他，不知要受多少辛苦，费多少力。孩子长大了，飞走了，留给父母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牵挂。万一孩子不学好，不长进，做父母的心痛烦恼，更是不可言述。要是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意外，那种挖心割肉的痛苦，更使人受不了。想想，没有孩子，倒是一身轻松。夫妻两个，你怜我爱，互

相依顺，彼此倚靠，爱情生活，比起那些拖着一群儿女的，更觉深浓。而家庭生活呢，因为没有孩子，也能保持整齐清洁，一切都井井有条。经济上，也是宽宽裕裕，丰丰富富，这又何尝不好？

当然，由于没有孩子，我和杰琪的生活是比较寂寞的，所以露丝的到来，我和杰琪都很喜欢。小的时候，我们喂它喝牛奶，等到它长大一点，我们买各种各样的狗食给它吃，除了吃的，还买许多的狗玩具给它玩。我们对它，可真不薄。但是露丝却愈长愈丑，长得丑还不说，吃东西还挑呢！它喜欢吃的东西，它会摇着尾巴，一面呜呜呜地发出满足的声音，一面狼吞虎咽地吃。它不喜欢吃的东西，它用鼻子闻一闻，就拖着尾巴走开了。它会坐在大门边，静静地用两只骨溜溜的眼睛望着我们，直到我们给它换上它喜欢吃的食物。

露丝也很霸道的。我和杰琪出门，要是不带它，它就会大发脾气，把沙发地毯弄得一团糟。如果我们用铁链把它圈起来，它就会乱跳乱蹦，把它自己弄得满身伤痕，简直惨不忍睹。不过，在我和杰琪上班的时候，它似乎也知道不是它撒娇的时候，它倒是乖乖的很听话。

露丝不是一只看家的狗。它对任何人都很友善，朋友们来我们家，它在朋友们身边挨挨擦擦，闻闻舔舔，那个冰冷的鼻子，毛毛的舌头，和那一身狗腥气，常常把太太们吓得直叫。有时它更会忘形地往人身上扑，把女客们的袜子抓一个洞。要是把它圈起来，或者关在房间里，它就会大叫大闹，大发脾气。害得我顾了露丝顾不了厨房，不是烧焦了饭，就是煮烂了菜，请朋友吃饭，倒像遭了一场

大难。

我们花在露丝身上的精神和钱不少，平常早晚都要带它到外面去溜达。又要常常给它洗澡，抹脚，梳理狗毛。一个月所花的狗食费也要二、三十元。有些小毛病，还得为它花医药费。

那些因露丝而来的额外工作和费用，常使我和杰琪头痛发牢骚。

“干嘛弄只狗来自讨麻烦？”这句话，我和杰琪不知说过多少次。杰琪和我也不知说过多少次。不过真正存心讨厌露丝，还是在彭太太来我们家之后。

那夜，我们请彭家夫妇来晚餐，一开门，露丝就抢着钻到门前摇尾巴迎接客人，把彭太太吓得直叫。我好不容易吼住了露丝，又安慰彭太太，告诉她露丝是只好狗，不会咬人。彭太太与彭先生进到客厅，露丝又来跟他们亲善歪缠，我只好把露丝送到地下室去，露丝可就火了，汪汪汪汪地大叫不停。

“嗨，你们是怎么搞的？养这么一只丑烂狗，看了都让人恶心，还往人身上直钻。要养狗嘛，养只漂漂亮亮的普陀狗，白色的卷毛，小巧玲珑的身材，又干净，又可爱，还真有灵性呢！我家的阿丽丝，叫它去拿拖鞋来，它就会去叼双拖鞋来，电话响了，它也会来叫我听电话，有人打门，它也会抓门呢……”

彭太太的话，触动我肚子里的牢骚：

“真的，露丝小的时候倒还有趣，愈长大愈丑，最近又不知为什么掉毛掉得很厉害，身上像长了癣，真正是不可爱。”

“那你为什么还把它当宝贝似的养在家里？”彭太太问。

“不养它怎么办呢？”杰琪两手一摊，莫可奈何地说道。

“你们可以把它送到牲畜中心去！他们就会处理它的。”

彭先生安详地抽着雪茄烟，为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怎么样处理它呢？”我急忙问。不是吗？露丝实在太烦人，又那么丑丑的，送朋友，谁也不会要它。既是牲畜中心能接受它，不是很好吗？

“牲畜中心有很多小房子，他们接受人们不要的牲畜，将它们编号登记，等待有人来付钱领养。如果一星期内无人领养，他们就会给它打一针，让它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彭太太抢着为我解释。

“啊！”我和杰琪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那不是太残忍了？”我们同时说道。

“残忍？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能够安安静静的死去，该是最幸福也没有的了。再说那些猫呀，狗呀，繁殖率多大，我有一位朋友，养了一只别人家的弃猫，不久那只猫生下一窝子六只小猫，送人送不掉，只好自己养着，不到两年，他们家从一只猫变成了廿多只猫，家变成了猫的王，进门就是一股腥骚的猫味，后来他再没有办法了，只好把所有的猫都送去牲畜中心，任它们去碰运气。人要求太过仁慈啊，恐怕在这个世界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呢！”彭先生吸一口烟，吐出一串烟圈，满足地将手上残剩的雪茄在烟灰缸里捺灭了，一面不停地抖着他的二郎腿。

“真的，你把这狗送掉，花点钱去领只普陀。养狗嘛，不为看家，就为娱乐。如果养只既不能看家，又不能娱乐自己，养它干吗？”彭太太用手在桌上拿了一颗花生米送到

嘴里，又喝了口茶。

“话也说得很对。老实说，我养狗也养烦了。没有狗，省多少事！我们两个人，没有小孩，生活清清静静多好，何苦去养只狗招麻烦？自己倒为狗来当下女。杰琪，要是我们把露丝送走了，再也别养狗呀猫呀的了。你觉得怎么样？”我征求杰琪的意思。

“我随便你，你若嫌麻烦，我决不找麻烦。你若不嫌麻烦，我也乐意帮忙。”杰琪笑着，他总是那么一副无所谓的神气，那副无所谓的神气，有时打开一个尴尬僵局，有时却也使我生气。

“你看，你有多么好的一位先生啊，样样都以你的意见为主。”彭太太笑着打趣着我。

“你的先生也不坏啊！我什么时候违拗过你的意思了？”彭先生假装不甘心地提出抗议。

于是，关于露丝，关于狗的话题，就在一阵哈哈的笑声结束。

彭先生彭太太走后，他们说的话一直在我的心中翻腾。露丝，真是一只丑狗，它虽不是烂皮狗，与烂皮也差不多，我整天收拾它的狗毛，也收拾够了，还得侍候它吃呀，洗澡呀，溜达呀，以及其他一些因它而来的小损耗。它哩，还常常要撒撒娇，撒撒赖！也真是的，撒赖，撒娇，也得要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料，有没有那个资格？若果它是一只卷毛狮子狗，撒撒赖，撒撒娇，也还讨人喜欢，这么一个丑八怪，再要发脾气，做作，扭捏，去它的吧！那不是东施效颦，增加并扩大自己的丑态吗？

看，露丝又来了！两只后腿直立起来，将两只前腿搭

到我的身上，冰冷的鼻子，又在我的手上闻来闻去，还发出亲昵的呜呜声，我用手用力将它的前腿推开，它却又雀跃地回到我的身边，讨好地用它的舌头来舔我的手。它身上的那股腥气，直往我的鼻子冲，我嫌恶地拿起桌子上的一只玻璃烟灰缸，重重地在露丝头上打了一下，它汪的叫了一声，跑开了，坐到门口去了，两只贼骨溜溜的眼睛，透露着一种说不出是寂寞还是悲哀的神情望着我。

“干吗你用烟灰缸打它？”坐在沙发上看报的杰琪说话了。

“看到它那丑样就惹气。”我嘟着嘴，别过脸，避开露丝的眼睛。

“你若真嫌它，下个礼拜我们就决定将它送到牲畜中心去，好吗？”杰琪放下手中的报纸，认真地说道。

“你在意吗？”

“我早就说过，我无所谓，鸟呀，鱼呀，狗呀，猫呀，原是自己喜欢才养的呀，如果不讨自己的喜欢，养它就没有意思了。说真的，露丝也真是丑得不讨人喜欢！恐怕除了我们，再也不会有人要它的了。送到牲畜中心去的命运，大概也就是打一针的命运了。不过也正如彭先生说的：生命迟早总会结束的。能够安安静静的结束，又何尝不是福。”……

听了杰琪的话，心里也有点凄然，但是想到露丝那丑相，我也就默然不言了。

晚上，露丝又在挑剔它的食物了。它闻一闻食物，然后头也不回地坐到大门口，呜呜地叫。我对杰琪说：

“别理它，让它饿着，等它饿急了，看它吃不吃？看它

还挑不挑？丑八怪，多作怪！下个礼拜看它还装模作样吧？”

“算了吧！既是下礼拜要送它走，我们现在就依它一点吧！”杰琪说。

“偏不，我今天倒要跟它斗一斗，看看它有多倔？”

露丝在假装打喷嚏了。这是每次它要求什么没有如愿时的法宝，它知道当它打喷嚏时，我们就怕它会生病，它一生病我们就得带它去看医生，看医生不但花钱也花时间。所以每当它打喷嚏时我们会特别照顾它。于是它的要求也会如愿以偿。它要的花样次数多了，我们也就知道了它的诡计，我们一向以它的诡计为乐。有时故意逗它，逼它要出它的绝招来。可是此刻我对它的绝招毫无兴趣。所以它喷嚏打了三、四个，我还是相应不理。

露丝在我的冷落中呜咽了一夜。不过它到底还是把那一盆狗食吃了，只是吃得不多。而且它故意把食物撒得满地都是，害我第二天收拾了大半天。我狠狠地打了它好几下。它缩在门角里呜呜地叫，用一种可怜的、不解的眼光望着我。它一定不明白为何我对它的态度忽然变了？我不再纵容它，也不再姑息它，当然也不再宠它，爱它。它不了解：是什么时候我变了心？为何我变了心？

露丝没有等我们送它到牲畜中心去就失踪了。那是在杰琪带它出外溜达的时候失踪的。那天杰琪坐在门前的石级上看报，露丝一直在他身前身后转，等到杰琪看完报，发现露丝不在了。

“露丝，露丝！”杰琪喊着，心里却在嘀咕：“这顽皮鬼，不知跑哪里去了？”

在平日，只要我们一喊露丝，露丝就会闻声赶来，用